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征西 第二回 孫兵部到關權理 狄元帥奉旨征西

詩曰：忠佞從來各異途，一人誤國一人勞。
奸謀嘜主干戈動，五虎興師枉用勞。

且說三關狄元帥平生梗直，鐵性無私，智勇雙全。自從幼年山西家鄉遭逢水難，王禪老祖救了他，帶上水簾洞傳授兵書武略，知他仙道無緣，王侯有位。學藝數年，命他下山扶助宋君，原是一條國棟金樑，與單單賽花公主有宿世良緣。自從押送征衣，上年大破西遼，仁宗天子知他英勇，楊宗保敗亡，便封他鎮守此關。號令威嚴，兵遵將應，就是朝中文武，何人不看重這小英雄？又是狄太后娘娘的侄兒，外有包拯、潞花王提弼，所以龐、孫屢害不遂。這狄元帥不獨一人鎮守此關，還收得四位英雄與他結義拜為兄弟，如同親情手足。一名張忠，一名李義，一名劉慶，一名石玉，四位英雄與狄元帥為五虎將。若各小邦聞得五虎將之名，聞風而懼。帳下又有二位英雄，一姓焦名廷貴，他是焦贊之後；一孟定國，是孟良之後，二人亦在狄元帥帳下，多是情同意合。自從前時狄元帥箭殺了贊大王等，大破遼兵之後，狄元帥仍令四虎將天天哨探，以防遼兵復作。忽一天，元帥升帳，與范仲淹、老將楊青談言，一會二人辭別去了。原來范仲淹、楊青御史，仁宗任命他們到此同守雄關。老將軍楊青是當日楊延昭的家將，跟隨守關，立了多少汗馬功勞。二人在此與狄元帥同志合心，是以常常在此敘談國務。當時元帥獨自靜坐，計念前時，嘆聲說：「可惜楊宗保元帥當世英雄，沙場喪命，化血身亡，憶想起令人實乃慘傷也。本帥叨蒙聖上洪恩浩蕩，簡授都總，已戎守邊關三載了。細想本帥前時當殿考武，只為傷了王天化，幾乎身亡。幸虧狄太后救了性命，死裡逃生。不想這龐洪與孫秀二人結為一黨，計害多般。幸托上蒼庇佑，屢害本帥不成，皆吾之造化。又思前日西遼國興兵犯界，難得殺他大敗逃回，猶恐這遼王一時未必肯傾心畏服，還有防干戈之患，是以本帥天天令四位賢弟前往哨探，日日操習軍兵以防不測之虞。又得兄弟四人不惜心勞，與本帥分猶，真難得也。但願得四海升平，君民安泰，本帥深望也。所慮者龐、孫二人，貪婪財賄，撥弄朝綱，久後猶恐國家不寧。」

狄元帥正在計思，忽有小軍進來說：「啟上元帥，四位將軍進來交令，候元帥爺將令。」元帥吩咐進來，不一刻，四虎將軍一齊到了，來至帳前，參見元帥說道：「啟上元帥，末將等奉令操軍已畢，如今來交令了。」元帥說：「眾位將軍多受辛勞了！」傳令各將士兵丁俱有犒賞酒筵。出令畢，又說：「你們眾兄弟且往後堂吃酒罷。」四將與焦、孟六人謝過元帥往後營而去，卸下盔甲兵器有小軍拾去，牽出馬匹餵料，六位將軍然後開懷暢飲。當時元帥又請至楊、范二人同酌。此夜關內眾將大小三軍一同吃酒。這狄元帥緣何忽又犒賞眾軍？只因眾軍奉令操軍，乃軍情過於勞苦，故有此犒勞，乃元帥一點愛將恤兵之心。當晚眾將欣歡，各無掛念。獨有石玉小將軍一心懷念母親，思念妻子，二人在汴京城岳丈趙千歲府安身。自從隨著元帥在此關三載有餘，不知母親身體康健否；思妻郡主身懷六甲，未卜生女生男，身心兩地，好不愁煩。

慢言石玉是夜思念著母親及妻子，卻說狄元帥威鎮三關，名揚敵國，不獨邊夷畏服，就是關城內外鼠輩毛盜也不敢動興，眾百姓安靖。此日關中無事，這狄元帥與楊老將軍、范大人對坐，說起西遼王屢次興兵侵犯，有四將說與元帥：「小將想這西遼國人馬已經殺得片甲不回，未必敢復來侵犯了。」元帥聽罷，微笑說：「眾位將軍有所不知，凡事備求未至，況乎為將用兵！必以慎重為先。且西遼乃強悍蠻邦，彼雖一時敗去，雄兵猛將還多，焉肯罷休侵凌之念！本帥既領君命把守邊疆，倘有疏虞，恐有喪師辱國罪，極非輕了！」眾將聞言齊說：「元帥高見不差，非末將等所及也！」眾將言畢。帳下忽閃出一人高聲呼：「元帥勿憂！若防番狗再來，我們何不先點齊人馬，做個先動手為強，直攻進西遼，索性殺他一個盡罄盡絕，斬草除根。省得零零瑣瑣，殺得這班番奴不爽不快，元帥又防他復兵侵擾的！」你看那將是誰？原來是焦廷貴。此人生來品質魯莽，是粗心愚蠢之徒。當下元帥聞他說，喝聲：「胡說！這遼王雖是一時犯界，妄想天朝，但如今聖上也寬恕了他，又何用你多言！倘若興兵征伐，未奉聖旨，怎生前往？二者遼王原為一國之君，他若不來就罷了，再來時奏知聖上，請旨征討才是。」焦廷貴說：「元帥到底是個善良人，造化這番奴了。」言談之際，不覺金烏飛墜，玉兔升空。晚膳畢，各歸營帳不表。

次日，狄元帥仍令四將出關抄探，是日閒暇，把兵書觀看。忽有小軍報：「聖旨到！」元帥吩咐大開中門，恭迎到中堂，排開香案。元帥俯伏階下，欽差開讀：

旨到跪下聽宣。詔曰：茲有首相龐卿，陳奏西遼兵犯中原，雖經狄卿殺退，但這西遼既一小國之君，焉敢興兵犯上！即同叛逆相等，重罪非輕，豈可寬恕！今命狄卿率同眾將統領精兵，前往西遼征代問罪。若遼王畏罪求降，彼邦有一鎮國之寶，名曰珍珠烈火旗，要將此旗貢獻，年年進貢，歲歲來朝。如其不順，即行征討平定，班師回朝，論功重賞以報卿勞。但因三關無主，今差兵部孫秀來權理。毋違朕意，即日提兵，肅此欽哉。

元帥謝過君恩起來，與楊欽差見禮畢。楊戶部不敢久留，連忙辭別。元帥送出關外，楊欽差回朝復旨不表。

再說關中眾將盡知，各各咬牙切齒，罵道：「龐洪這老狗才哄奏聖上，輕動干戈，差遣元帥及我等，真乃令人可惱！將他一刀兩段方消此恨！」元帥說：「你們不必多言。雖龐洪所奏，然今聖上所差，你等不可獨怪著龐洪。待等孫兵部到來，即要起兵前往了。」范大人說：「元帥，正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，真乃奸兵只為奸臣。那賊心狼，那裡改得這場干戈之患？又是由他來的！」楊青老將軍說：「我想這龐洪忽奏聖上，要差元帥出師，料必有什麼奸計，元帥須要提防他為妙。」元帥說：「老將軍，目下兵權多在下官秉持，諒他有計難以施行，何足為懼！老將軍，但請放心！」焦廷貴說：「元帥！小將前日曾講過這西遼興兵前去，殺個爽快才是。元帥說沒有聖旨不能前往。如今奉了聖旨，前去西遼，見一個殺一個，殺得這些番狗乾乾淨淨，方才曉得焦將軍的本事！」元帥聞言大喝：「好匹夫，何用你多言！還不速退！」焦廷貴說：「元帥不必動怒，小將說差了。」即忙往內去了。是夜，元帥暗說道：「我想那珍珠旗，乃是西遼傳國之寶，如何聖上聽信龐洪之言，要他貢獻起來？倘或西遼吝惜不肯，下官難以復旨，眼見得干戈不息，奏凱難期，如何是好？」此夜元帥悶悶不樂，惆悵一夜，直至天明。

再候三天，孫兵部才到。原來這孫秀是個貪財好酒之徒，一路而來，有地方官迎接他，請他吃酒，禮一概收領。此有纏延，所以楊欽差先到了，數日他方才得到。狄元帥原與他不相善，此時聞報，只得同楊、范二人與眾將大開關門出迎，同至帥府。四人分賓主坐下，兩行立著四虎將軍，不免四人客中間話。一杯香茶飲過，兵部開言說：「元帥既領王命征伐西遼，為何至今尚未起程？」元帥說：「孫大人有所不知，只為此關乃邊疆要地，豈可一天無主！大人一日不到，下官一日不離。大人今既到了，下官明日即便興兵。」孫秀不答，點頭辭過元帥，與范、楊二人進關內去了。

是夜，元帥查點明兵糧馬匹及平西所用一切之外，其餘的即晚造成冊子交付孫兵部權掌。此日，元帥對范大人、楊將軍說：「奸臣孫秀在此，二位須當留心打點侍候，本帥托聖上洪福，平西回來再與二位大人敘首。」二人聽了，點頭說：「但願元帥此去一路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，及早回來再敘。」元帥微笑稱謝。此日元帥升堂，便問眾將中何人熟識西遼道程，可為向導官。焦廷貴說：「元帥，小將前者與父親曾到過西遼，熟識此程。」元帥說：「既如此，點你為先鋒，孟定國解糧。」當時元帥與四將領兵五萬，分開隊伍，別過孫、范、楊三人，祭了帥旗，高高樹起一扇大幡，上書著「五虎平西」四字。三聲砲響，馬壯人雄，威武威武，出關望西而去。關外眾居民香煙不斷，齊齊跪送，元帥大悅。

只說西遼犯界，狄青殺敗了不敢再來侵犯，此乃君王坐享民安逸。不料被龐洪哄奏君王，得代西遼問罪，須要獻出珍珠旗，自

願投降。這西遼國乃強悍之邦，焉肯獻旗？這場干戈殺戮只為龐洪、孫秀算計狄青之由，究竟不知征戰何時得息，真乃：
家生逆子家顛倒，國出奸臣國不寧。